

# 繁复的隐喻

## ——论电影《花样年华》的艺术特色

**【摘要】**《花样年华》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婚外情的故事，但它那“缺席”的人物处理、独特的音乐和环境、色彩缤纷的旗袍所反映出的不只是外在的情节叙事，它还折射出多层次的繁复的隐喻之义。

**【关键词】** 花样年华 艺术特色 隐喻

“缺席”的人物处理，低沉而抒情的主题音乐，艰涩而隐晦的细节场景，女主人公不断变换的美丽旗袍，恐怕这是《花样年华》给观众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了。它能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影片中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繁复的隐喻式抒写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一、“缺席”的人物处理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婚外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周慕云和苏丽珍邂逅并在同一栋公寓成为隔壁邻居，周的妻子和丽珍的丈夫有了不正当的关系，于是，男女主人公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痛苦心情，为探究自己的爱人是如何开始背叛自己的，他们在想象、模拟偷情者是如何开始、发展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产生了爱情，但由于文化、性格和负罪感的影响，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起伏多变的人物命运。但导演王家卫在情节的处理上，把本是简单的情节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淡化，仅仅把它作为刻画人物形象和表达人物感情微妙变化的载体。两对夫妻的婚外情故事，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四个人的感情纠葛应该是这部影片表现的重心，外在的戏剧性冲突是最能抓住观众眼球也是导演最方便最省力的表现形式，但王家卫对这种传统的导演范式进行了成功的反叛与颠覆。“缺席”处理是《花样年华》中一个能被所有观众感知的艺术技巧，女主角的丈夫和男主角的妻子在影片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只有声音、背影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缺席的一对。而这被“虚化”处理的一对，却是引发片中主人公故事的主因，他们虽没正面出现，却让主人公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压抑感，如有关皮包、领带的场景对话，还有男女主

人公多次对“缺席”一对的想象和情境模拟等细节，使他们在正面出现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得到展现和延续，成功完成了完整叙述故事的剧情需要，显示了这部片子的独特魅力。同时，又起到了“缺席”与在场的男女主人公互为衬托的独特效果。一对是无所顾忌，另一对却是小心翼翼；一对是放纵自己，在欲海里浮沉，另一对是逃避自己的真情，在痛苦中煎熬。像这样创新表现技巧的运用，在片中还有很多，使该片达到了影片拍摄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 二、音乐与环境的叙事技巧

《花样年华》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或许是那低沉、压抑的主题音乐了。那略带爱尔兰风味的音乐在片中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每一次的出现都与故事情节、与人物心理相符合，尤其在揭示人物的一定阶段的特定心理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和谐、强化的效果。苏丽珍由于丈夫多出差在外，懒得做饭的她就经常穿着华美的旗袍，提着饭盒去买面。要走到面摊，就必须经过一条阴暗、狭窄的小巷，小巷中悬着一盏无精打采的孤灯，她拾阶而下，昏暗的墙上映出她修长的身影，暗淡的灯光打在她郁郁寡欢的脸上，这时哀婉、舒缓的大提琴适时响起，伴以催促般的强音节奏，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女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彷徨与无奈。在这寂静的小巷里，低沉忧郁的音乐声中，男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音乐和画面非常微妙地互相配合，更平添了许多孤寂。此时的音乐述说的是两个人花样年华里梦一样飘忽的心事。当被爱人背叛的行迹渐渐显露，男女主人公的接触也进一步加深，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增进，他们之间发生了本不愿发生的爱情。他们虽是一对被抛弃的情人，却不乏传统的束缚，带着伤痛的心，总在婚外情的尴尬的情

网中痛苦挣扎，极力控制住自己，不敢超越道德的樊篱。当两人的感情达到了高潮时，这段音乐再次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条音乐也可以看成是他们感情的主线，也可以说是他们爱情的象征，它孤独、哀伤的旋律宣泄出男女主人公从心灵的孤寂到相恋又不敢恋的情感曲折。

音乐的主要效用是抒情，所以每当片中主人公的情绪升华，音乐总适时响起，把人物的复杂心情揉进音乐中去。除了那让人难忘的原创主题音乐，沙哑的外文抒情歌曲以及周旋的《花样年华》也是导演精心的安排。当男女主人公一起在咖啡厅喝咖啡时，那里播放的正是当年流行的拉丁风情的歌曲，不仅让观众感觉到了那个年代的浪漫、温情的咖啡厅文化，也暗示了他们的感情纠葛。当女主人公的丈夫为其点播《花样年华》时，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她内心起伏的感情波澜及发自心底的深长无奈的叹息。

情绪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要想让观众捕捉到这种情绪更难，但《花样年华》却巧妙地做到了。王家卫淡化外在冲突，不纠缠于无谓的故事情节，仅仅通过隐晦的画面和低沉的音乐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完全是一种心情故事的表现方式，观众必须用心去揣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才能读懂电影所讲述的完整故事和导演所极力要传达的主人公心灵的点点信息。王家卫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乍一看让人感觉拖沓而莫名其妙，但仔细体会，你会发现这样无形中扩大了故事的外延，它留下了许多空白，如中国的水墨画，清新淡雅，让人联想、意会。暗淡狭小的弄堂，两个身影擦肩而过，意味深长的一瞥，多次出现的下雨的场景，斑驳的铁栅栏，旅馆里长而空荡的走廊，飞舞的窗帘等等，这些实际也隐喻了他们孤独压抑的生活和落寞的、如雨般纷乱的心境。

### 三、色彩缤纷——旗袍的多重隐喻

影片中，不光是音乐和环境成了一种象征和喻体，女主人公身上那二十多款旗袍更折射出多层次的隐喻之义。王家卫虽一再强调，故事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但整个影片透出的氛围仍让人感觉像是张爱玲笔下三四十年的旧上海。叽里呱啦的上海话和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从上海带过去的海派文化，是形成这种氛围的重要原因，但那极具东方情调的旗袍，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苏丽珍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人，虽在感情上深受丈夫伤害，却极力想维持自己的家庭，当被丈夫背叛的猜测在偶然看到周太太从日本寄来

(下接25页)

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还有“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等等，其核心都是“人性”，人性之于文学是重要的，同样，电影如果缺少了人性的魅力，也会枯燥乏味，丧失观众。

《边城》是一部充斥着人性魅力的电影，可以说《边城》中几乎没有反面人物，每一个人物的身上都散发着真善美的人性之光，人们的生活都是遵从内心最真实最美好的一面，这种美甚至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灵动，因此，欣赏过《边城》的人们内心也是简单纯净的。

影片中有大量对大自然景色的表现，当人性美与这种自然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幅从内到外的纯美的风俗画，感染并净化了我们的心灵。由此，意境从荧屏传递到观众的心里。

### 三、视听

#### (一)光线与色彩

《边城》中的色彩主要以蓝色与绿色为主，青山绿水始终是画面中的主要反应色，包括小路两边的草丛、碧蓝的河水，还有郁郁葱葱的山林远处若隐若现的白塔，这些色彩表现出大自然不加雕饰的神韵，但后来色彩又转向黑色与苍白色，尤其在天保失事，催送冷漠之后，爷爷的心力交瘁，再加上风雨交加的天气的烘托，夜的黑与天的苍白与此时情节的转折结合得天衣无缝。

#### (二)镜头

《边城》这部影片还原了小说中湘西的特色和景致，湘西在电影中有种写意画的感觉，这就使得电影相当诗意。导演凌子风先生在全片中用了大量的固定机位的摄影和长镜头来凸现文字中的诗情和画意。

另外，极有中国画特色的空镜头也使整部电影有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对天空与白云的直拍、对潺潺流水及其水中倒影的拍摄，还有对远山、白塔的拍摄等等，空镜头在这里既富含剧中人物的思考，也给剧外观众

以思考空间。

整部影片传递出一种淡淡的爱，像一杯香茗，醇正而久远，绵绵而不绝。在这喧嚣的后现代都市里，它慰藉着我们的的心灵，它歌唱着一种“心素如简，人淡如菊”的人生。

好茶，好歌，好电影！

参考文献：

- [1]柯灵.柯灵电影文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 [3]王迪、王志敏.中国电影与意境.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 [4]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杨冬梅,兰州大学文学院

(上接26页)的信中得到证实,她依然不敢和丈夫捅破那最后的一层纱。她和周先生由开始的同病相怜到心心相印,其中的刻骨真情连她自己都不能否认,但她依然婉拒对方,压抑自己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她无法无视别人的“闲言碎语”,并不断地告诫自己“一步都不能走错”。但心理上的克制和外在的彬彬有礼,并不能阻隔心中燃起的真情,欲望之火隐藏在紧身旗袍的包裹之下,每一款旗袍都是她的一段心情,隐喻地书写着欲望与现实的艰苦斗争。最终她在感情与婚姻之间选择了后者。

除了在自责中排斥周先生的感情之外,苏丽珍还是一个力求远离周围是非的洁身自好的女人。片中处处能感受到她所做的这种努力。她有意与周围所有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王家卫描写了他记忆中的温暖的六十年代:“那种居住的环境还有人跟人的关系。……那个时代是我小时候经过的,所以我会感觉那个时候很温暖。”确实,那共同的客厅、厨房空间,那唧唧呀呀的旧上海老歌,噼劈啪啪的麻将声,虽在香港却固执地用上海话的对白,这些共同营构了一个温暖而又怀旧的氛围。就如孙太太满怀深情的回忆:“以前跟顾先生顾太太不知多热

闹,好像一家人,想来也开心……。”但女主人公却显得与这暖暖的调子不协调。她虽漂亮高挑,却不喜欢在大环境中凸显自己,只期盼隐身于既有生活,不招人非议。旗袍被导演王家卫巧妙地作为一个隐喻的道具,把女主人公的这种追求通过旗袍色调与周围环境表现出来。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她身上的每一款旗袍无不与周围环境相谐调,如在孙太太房里时,她穿过红黄蓝三色碎花旗袍,白底桔红色大花旗袍,黄绿色,棕黄色也是她惯选的色调,而孙太太房间里是浅黄的门窗,黄色的剑兰,土黄的窗帘,亚红的沙发,淡黄的灯光,在视觉效果上可谓达到上乘的搭配,女主人公通过衣着把自己恰倒好处地融入了周围的环境。晚上去面摊时那一袭暗色的旗袍也是她寂寞心情的写照,同时又将她隐身于茫茫的夜色之中。她想融于世俗生活,但又不想招惹世俗的是是非非,于是,柔軟的丝质旗袍,高高的立式硬领,既融和又矛盾地彰显了她的个性与心事。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旗袍成了她自我保护和与纷繁世俗隔绝的一层特殊外壳。她的所有浪漫的想法,对周先生的感情,一切的欲望,都被那一身旗袍紧紧包裹、禁锢着。

王家卫特地请上海老裁缝为女主人公

设计二十四套旗袍,其用意是深长的。首先,它色彩的变换能让人感觉到季节的变更和时间的流逝,有利于更好地叙事。另外,它还含蓄地隐喻着花样年华里美丽与忧伤并存、爱情与绝望共生的尴尬境况。苏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丈夫,周只得出走新加坡。几年之后,苏丽珍虽曾打电话给远在新加坡的周先生,但也许感觉有些旧事已无法重提,欲言又止,挂断了电话。周先生也寻访过满载昔日恋情的旧宅,但华年易逝,一切都无可追寻。片中设置了离婚后的苏丽珍重回故地并长期租住那里,影射了她与周先生同样企望回到“过去”的心事,但也许是命运的播弄,他们竟失之交臂。片尾的题词虽表明“他仍然怀念着过去的一切。”但错失的情缘已无法追回,咫尺之遥却无缘相见,那种感伤与遗憾,像一层薄雾,固执地漂浮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

作者简介:肖霞(1973-),女,江西省瑞金市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文学硕士